

·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·⑥

壮志凌云

何常在◎著

专注的人总是脚踏实地，
从不会夸夸其谈。

贵州大学出版社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

·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·⑥

壮志凌云

何常在◎著

贵州大学出版社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壮志凌云 / 何常在著. — 贵阳: 贵州大学出版社,
2015.4

ISBN 978-7-81126-786-0

I. ①壮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82599 号

壮志凌云

作 者: 何常在

责任编辑: 方国进

出版发行: 贵州大学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mm × 1020 mm 1/16

印 张: 27

字 数: 50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ISBN 978-7-81126-786-0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

01 颇有觉悟的搅局者 / 001

想起上一次中大会堂上的过招,程曦学当众打他的脸,他借人文主义的感慨,明是自说自话,实际上也是暗中狠狠地打还了回去,想必程曦学心中也十分愤恨。也是,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,是人家精心筹划的盛会,说到底,他是搅局者才对。

02 如画江山的第一步 / 030

夏想先给曹殊薰打电话报了平安,小丫头的声音听起来柔柔的,有一股别样的味道:“就知道你又惹事了,天下那么多事,你管得完?真是的,害得我担心了一晚上。我也猜到你可能又被人抓了,要不你的手机不会打不通,没想到还真是。你怎么就这么让人不省心?多大的人了,还动不动就打架?”

03 各怀心思庆新年 / 076

人活在世,活的全是心气,心气没了,精神也就淡了。夏想觉得史老其实还是人闲心不闲,如果他真正能做到完全退下来,不再关心政治,也不会衰老得如此之快。说到底,以前他的精神和气势,还是觉得自己还有足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。现在没有了,一下子就没有了心理上的支撑。

04 人在京城,心系燕市 / 111

李丁山却心中忧虑,总觉得事情不如表面上那么简单,认为付先锋此举不是故意捣乱,也不是混淆视线,而极有可能是精心安排的一出好戏,是借机攫取胜利果实来了。至于付先锋到底还有什么后手,李丁山虽然不清楚,但本着替夏想着想的心思,还是急急地给夏想打了一个电话,让夏想立刻回来。

05 局面第一次失控 / 149

但他不明白的是,付先锋怎么就查清了他和连若菡之间的种种,怎么就让吴家相信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?以付先锋的聪明,绝对不会当面向吴家说明,否则吴家的震怒也会殃及他,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。付家的势力和吴家还是不能相比,付先锋有自知之明。

06 既置身事外,又积极应对 / 178

老爷子果然厉害,不出手则已,一出手就是雷厉风行,不给人喘息的机会。尽管他已经将真相告诉了叶石生和陈风,也相信他们二人会做出明智的选择。但他还是心中没底,老爷子出手,肯定还会有后续手段,不可能只此一招就草草收兵。

07 姜还是老的辣 / 218

与陈风淡定从容、一切尽在掌握的自信相比，胡增周的表情最为丰富多彩。他时而一脸淡笑，时而紧皱眉头，又不时努力保持镇静，但当他的目光落到陈风身上时，却又有掩饰不住的慌乱。而当他看到第一次在前排就座的高海时，又是一脸深深的愤恨。

08 退一步，从容布局 / 258

夏想心目中理想的企业，就是远景集团现在所走的一条道路。比如远景集团在承建下马河时，主动承担了全部费用，而且提出的条件非常优惠，只要几百亩的地皮以及一处游乐场的场地。其他各项优惠政策，都没有向市里提出苛刻的要求，让不少人不敢相信。

09 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 / 293

不称孙局而称孙叔叔，黄建军岂能不明白夏想的暗示？心中对夏想的关系网之深厚又多了一层了解，对夏想如何查到了牛奇的底细也不再怀疑。不管是孙定国还是蒋玉涵，想要查查牛奇的问题都不是什么难事。

10 权力和魅力，二力合一 / 321

比起以前，现在的连若菡成熟许多，在穿衣打扮上也平常许多，不再追求鲜艳，而是以平和浅淡为主。尽管如此，已经完全恢复身材的她比少女时更多了风韵，肌肤细腻而莹润，身材匀称而紧致，依然是不胖不瘦的完美体形。只是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的久经人事的女人韵味，让懂得欣赏女人的男人一眼就能沉迷其中。



11 大变动小意外 / 350

成达才也一直关注着这两百亿投资，他也清楚达才集团在燕省是领军人物，但在南方发达省份，还算不上什么气候。两百亿投资虽然在达才集团的眼中也不算多么巨额的资金，但能够一举拿出两百亿来赌下马区的明天，也算有魄力有眼光的投资商。



12 成也红颜，败也红颜 / 390

楚彤不想抬出成达才，她知道成达才再是燕省的商业大亨，但在谭龙的盛怒之下，名头也未必管用，毕竟企业家还不是官员。而且她和成达才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光明正大，好说不好听。但她一向不愿低头，当年也正是因为她不想再当成达才的身后人，才不顾成达才的挽留而强行离开了他，导致成达才很长一段时间对她置之不理，她也不以为意。

01 颇有觉悟的搅局者

想起上一次中大会堂上的过招，程曦学当众打他的脸，他借人文主义的感慨，明是自说自话，实际上也是暗中狠狠地打还了回去，想必程曦学心中也十分愤恨。也是，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，是人家精心筹划的盛会，说到底，他是搅局者才对。

风波再起

虽然夏想在中大礼堂当面反驳程曦学一事已经过去，而且看似夏想大获全胜，并高调地为燕省产业结构调整正名，但范睿恒心里隐隐有些担忧。枪打出头鸟，他担心夏想因小失大，从此成为某些人记恨的对象，这就得不偿失了。

此时，他正好来宝市参加与最日光公司的合资签订协议，就有心给夏想透露些一手消息。

夏想以为范睿恒是有意抬他一抬，当着众人的面提出要自己与他同车，其中的暗示意味不言而喻，就是要表明他们之间亲近的关系。夏想告别曹永国一行，刚坐到范睿恒的车内，就见范睿恒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刚接到消息，你和范铮、小时的三篇文章，被压了下来。总编受到了上头的压力，顶不住了，只好暂缓刊发。”

夏想大惊，稿子被扣下不发，估计也是因为上一次演讲事件影响过大，让某人震怒了，所以才会不惜动用政治力量，压下他们三人的稿子。

夏想虽然担忧，但见范睿恒一脸笃定的样子，知道范省长估计有了对策，就问：“范省长，请您指示下一步该怎么做？”

“没有了媒体上的论战其实也是好事，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就可以不受影响地进行了。”范睿恒笑了笑，“压下了你们的文章，程曦学的文章也撤了下来。

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平衡才好,不说我和叶书记在京城都有自己的人脉,京城不会允许程曦学一人再在报纸上唱独角戏……”

难道说,论战就这么偃旗息鼓了?

“不过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,说不定什么时候程曦学的文章又会突然出现,突然抛出新的观点。既然媒体掌握在别人手中,那么主动权也就掌握在别人手里,对我们来说,就是一个处处被动的局面。好在有一点,就是在燕省继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,别人轻易拿不走,呵呵。”

夏想也不想没完没了地在媒体上论战,耗费精神不说,还分散精力,也容易让叶石生动摇。

现在好了,停下来也是好事,眼见他的第二波高潮即将到来,成功之后,就可以实施他的第二步计划了。只要第二批试点城市提上日程,就是一次重大的胜利。

快到燕市的时候,张质宾又接到一个电话,只说了两句就将电话交给了范睿恒。范睿恒接听之后,表情变得凝重起来,只说两句就挂断了电话。

沉默了片刻,范睿恒说道:“动作倒是挺快……刚接到叶书记的电话,接到上面的通知,赵泉新要率团来燕省视察。”

赵泉新是京城中的保守派,敏感时期突然要视察燕省,来者不善!

夏想并不担心赵泉新挑三拣四地挑错,他是担心叶石生的耳根软。

果然,范睿恒和他是一样的心思,他将目光从窗外收回,说道:“小夏,大问题大政策方面,由叶书记和我出面应付就可以了,我估计此次视察组有可能会提出视察领导小组,我相信你也能从容应对。我唯一担心的是,如果他们措辞有些强烈的话,叶书记会不会……”

范睿恒点到为止,没有明说。

夏想也担心叶石生会临阵退缩,毕竟程曦学在国家级媒体上对燕省点名批评,叶石生可以掩耳盗铃地当成是学术界的争论。但如果正面面对赵泉新的批评,叶书记能不能顶住压力还是未知数,范睿恒的担心也在情理之中。而且他的问题也是在暗示,要让夏想出面在关键时刻从中周旋,别让叶石生后退。

范睿恒身为省长,有许多话不方便说出,就算出于好心,也有可能被叶石生误解。毕竟作为省里的一二把手,权力上有太多重叠的地方,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在争权。

夏想连忙点头：“我会及时多向叶书记汇报工作，而且现在产业结构调整到了关键时期，我相信以叶书记的政治智慧也不会轻易让步……”

范睿恒倒没有过多的表示，只是表情不太轻松地说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一时车内沉默。

夏想的目光投向窗外，九月初的季节，北方大地上一派秋收景象。田野里一片繁忙，农民正在收获花生和红薯，大片大片的玉米长势良好，正在度过最后的秋日时光。

夏想的心思有点恍惚，方方面面的压力真是层出不穷，还以为程曦学停止了论战会安静一段时间，没想到，转眼赵泉新又来视察燕省。处处都是利益之争，没有人肯放弃手中的一丝利益。

下了高速，夏想收回了心思。燕省的产业结构调整，虽然阻力重重，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他相信，由点及面的成功，会最终促成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，从而逐步打破各种不合理的垄断，寻找到更为合理的市场规则。

赵泉新的视察比想象中要快。

第三天，赵泉新一行数十人浩浩荡荡来到了燕省，以叶石生、范睿恒为首的燕省所有常委出面迎接。在例行的欢迎仪式过后，赵泉新和燕省一干常委举行了几个小时的闭门会议，随后，赵泉新突然提出要视察燕省产业结构调整领导小组。

按照原先的行程，并没有视察领导小组的安排。不过向来上级视察工作，总有兴趣所致改变行程的事情发生，叶石生只好让麻秋即刻下去准备，不料赵泉新却开口说道：“不过是随便看看，不用特意提前通知了……”

麻秋只好站住，静等叶石生发话。

叶石生也清楚赵泉新突然造访领导小组的意图，尽管赵泉新来了半天了，在闭门会议时，也听取了燕省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执行情况，但他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，也没有冷脸冷面地提出批评。叶石生知道赵泉新的脾气，一颗心始终悬着，唯恐有什么闪失被他当面指责。赵泉新没有对燕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发表什么看法，难道是要挑一挑领导小组的错？

更让叶石生心中忐忑不安的是，程曦学竟然随同赵泉新来访！

不过叶石生并没有如范睿恒担忧的一样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动摇。他已经下定决心，就算赵泉新提出什么批评意见，表面上接受就是了，至于是不是照办，他身为省委书记，还是有足够的自主权的。

叶石生让麻秋退下，亲自带路陪同赵泉新前往领导小组。

夏想听说程曦学作为随行人员，也在来访名单之中，心中不禁猜测起程曦学现身的目的来，是来燕省打探虚实，还是特意借赵泉新之威，上门刁难他了？

背水一战

想起上一次中大会堂上的过招，程曦学当众打他的脸，他借人文主义的感慨，明是自说自话，实际上也是暗中狠狠地打还了回去，想必程曦学心中也十分愤恨。也是，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，是人家精心筹划的盛会，说到底，他是搅局者才对。

程曦学抱着亲自来燕省讨债的态度来找他的麻烦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夏想吩咐领导小组的全体成员，今天务必打起精神，埋头用心工作，不得有任何懈怠，否则有丝毫差错，一律严查。

夏想难得一脸严肃地发号施令，第一次发威，所有人都是心中一凛，没人敢有丝毫怠慢。

夏想本来有单独的办公室，但今天有单城市棉纺厂的改制问题要和彭梦帆商议，就到综合二处和彭梦帆面谈。上次彭梦帆为单城市棉纺厂设计了一个不错的思路，要和羽绒厂联合，以生产羽绒被和棉纺织品为主，采用前店后厂的方式，首先在单城市打开销路，然后再逐步打开周围地市和全省的市场。

经过一系列的前期运作，彭梦帆找来了资金，同时也说服了羽绒厂同意和棉纺厂联合。所谓联合，不过是羽绒厂吞并棉纺厂而已。本来一切已经谈妥，但在收购棉纺厂的问题上，产生了纠纷。

单城市棉纺厂一共有六家，棉一到棉三最先破产，已经没有任何合作的价值，棉四到棉六都处于倒闭的边缘。棉四基础好，棉六厂房新，棉五虽然没有任何优势，但厂家和市里关系好，也想托关系让好事落在棉五，于是三家企业争执不下。

彭梦帆基本上排除了棉五，但在棉四和棉六之间，犹豫不决，就请夏想帮他做一个决断。

夏想就帮彭梦帆分析了一下棉四和棉六各自的优势，最后得出了结论，比较倾向于棉四。因为棉六的新厂房并无大用，而棉四不管是技术工人，还是整体设备，都比棉六有更大的利用价值。从为了羽绒厂不受拖累的角度和投资商的资金回报考虑，棉四是最佳的选择。

彭梦帆表示赞成夏想的决定。

正说话时，听到综合一处传来嘈杂的声音，隐约听到恭敬的问好声传来，夏想和彭梦帆对视一下，然后急忙起身赶往综合一处。

赵泉新个子不高，面相普通，不过双目之中不时流露出的威严显示出浓重的官威。他的身后跟着叶石生、范睿恒等人，再后面，站着一个夏想再熟悉不过的老朋友——程曦学！

赵泉新在综合一处的办公室里面，办公室不够大，所以不少人站在楼道中。夏想和彭梦帆赶到时，听到里面赵泉新正在发表讲话，于是在外面等候。刚站稳脚步，夏想就看到程曦学的目光投来，还冲他点头一笑。

夏想也不能失了礼貌，就还之一笑，说道：“欢迎程教授来燕省视察，相信经过实地考察和走访，您会对燕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有一个全新的真实的认识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愿意做东请程教授吃饭。”

程曦学摆摆手：“感谢夏处长的盛情，不过我有工作在身，恐怕没有时间一起吃饭了，下次再说。再说你去京城，也可以找我，我们虽然在理念上有分歧，但不妨碍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和讨论，你说呢？”

“希望有机会再当面聆听程教授的最新心得。”夏想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。

“肯定会有机会，而且说不定，机会还多得是……”程曦学干笑了一声，还想再说什么，忽然里面传来了赵泉新的声音。

“曦学在哪里？”

程曦学冲夏想点头一笑，分开人群进了办公室。他刚进去片刻，就又听到叶石生的声音传来：“夏想和彭梦帆在哪里？”

夏想忙和彭梦帆也分开人群，来到了办公室。

赵泉新站在正中，身边围着叶石生和范睿恒，程曦学站在旁边，一脸笑容地看着夏想。夏想和彭梦帆急忙上前毕恭毕敬地向赵泉新问好。

赵泉新打量了夏想几眼，和蔼地问道：“你就是夏想？单从外表来看，也是一个比较帅气的年轻人。有帅气有朝气的年轻人，如果再有才气，那么就是天大的福气了。”

夏想只是恭敬地笑，笑容很谦逊，又不失坦然。

过了一会儿，赵泉新才主动伸出手来，一边和夏想握手，一边问道：“听说你不请自来，在中大会堂和曦学当众辩论，并且取得了胜利？”

夏想不知道赵泉新的问话是责难还是随口一问，眼睛的余光看到程曦学在一旁一脸平静，而赵泉新的表情也看不出什么情绪，微一迟疑，就谨慎地答

道：“其实我并没有和程教授辩论，程教授是国内有名望的教授，理论知识高深，我没有太高的理论水平，哪里有资格和程教授当众辩论？不过是程教授在演讲时引用了我的一些事例，正好我也在现场，就上台说了两句。只是说了一些心里话，并不是特意要和程教授辩论，只是抒发一下心中的感慨罢了。”

“有感慨好，我们的干部就是太面具化了，太一个模式了，需要有年轻的干部打破陈规，勇于在百姓面前真情流露。干部也是人，也有七情六欲，每个人说话都是一个腔调一个口气，在老百姓眼中，张三就是李四，李四就是王五。我们一张嘴，老百姓就知道我们要说什么，是不是很有趣，很没面子？哈哈。”赵泉新握着夏想的手不放，说了这番话之后，又拍了拍夏想的肩膀，说道，“我很欣赏你引用的林则徐的一句话——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如果我们所有的干部都有这样的决心和行动，我们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？”

叶石生和范睿恒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惊奇。怪事，赵泉新好像对夏想还挺欣赏，他的举动大大出乎二人的意料。本以为赵泉新让程曦学随行，必然要是找回平衡，而且赵泉新向来以保守著称，他特意对夏想当众赞赏，是何用意？

夏想被称赞，不但没有沾沾自喜，反而心情更加沉重起来，因为他有不祥的预感，赵泉新刚才的话可能不是赞赏他，而是先抬高当成靶子，然后再将他摔下来……

果然，紧接着赵泉新松开夏想的手，语气一转，说道：“作为新时期的年轻一代的干部，不但要有会表演的一面，能够做实事、做正确的事情，才是最关键的一点。石生同志，产业结构调整是大计，是新兴事物，我看领导小组的同志都比较年轻，年轻人有激情有干劲是优点，但理论水平不高，经验欠缺，将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任交给他们，燕省省委省政府能够放心吗？”

叶石生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领导小组组长由宋副省长兼任，日常工作由夏想同志主持，自从成立以来，各项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，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夏想同志虽然年轻，但工作经验丰富，也有一定的理论知识，省委省政府对夏想同志的工作是肯定的。”

叶石生的话相当于给夏想下了定论，而且还是力挺的态度。

赵泉新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淡淡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又说：“我一向认为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如果运作不当，包括用人不当，或是执行的过程中力度不够，有偏差，等等，往往会好心办坏事。既然石生同志认为夏想同志是领导小组成员的合适人选，也有一定的理论知识，正好，曦学是中大的

教授,同时也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,就由他当着我们的面和夏想同志讨论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,以及燕省产业结构调整得失,也好让我见识一下夏想同志的理论水平。听说当时在中大会堂,夏想同志就让在场的许多教授和学者信服,我也想亲耳听听夏想同志的口才……石生、睿恒,有没有兴趣听一听?”

没有兴趣也得假装有兴趣,至此叶石生和范睿恒才明白过来,赵泉新今天来了一手欲擒故纵。二人一齐看了程曦学一眼,心想恐怕程曦学是幕后推手,今天就是故意为之。当时在中大的会堂上没有达到目的,现在借来访之机,如果能当着众人的面将夏想问倒,不但报了当初的一箭之仇,也相当于打了燕省产业结构调整的脸。

只要夏想被程曦学问倒,恐怕就是赵泉新借机发作之时。叶石生和范睿恒明白了程曦学的连环计,都不约而同地看了夏想一眼。

夏想知道今天想要过关,只有硬上了。他和程曦学之间,确实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,当时在中大会堂,其实他是投机取巧,没有正面回答程曦学的问题,反而打了一张漂亮的同情牌顺利过关。程曦学是何聪明的人物,自然一想就通,所以才会大不服气,准备寻机找补回来。因为他自信还能找到夏想的漏洞,能将夏想反驳得哑口无言。

既然无路可退,只有迎难而上了,夏想微不可察地冲叶石生和范睿恒点了点头。

叶石生顺着赵泉新的话向下说:“既然您要考一考夏想,我们一起听一听也好。不过夏想毕竟不是经济学专业的人士,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,程教授作为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,对于后生晚辈,要多提携鼓励才好。”

叶石生的话很明显是偏袒夏想,不让程曦学借机刁难夏想。

程曦学点头笑道:“叶书记过虑了,夏想虽然不是经济学专业人士,但他胸中有丘壑,在经济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我可不是考他,而是在考察了燕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之后,有一些不解之处,想向他当面请教一下。”

都不好对付,都不肯退让。

赵泉新呵呵一笑:“瞧,曦学这么谦虚,是他的人品,也是夏想的福气。来,石生、睿恒,我们就坐下听听一老一少的对话,说不定今天的事情,以后还可以传为美谈。”

赵泉新好手段,程曦学也是好手笔。叶石生总不能当面驳了赵泉新的面子,就和范睿恒一起,一左一右坐在赵泉新身后。

夏想明白了程曦学的心思,京城决定暂停争论,程曦学一时间找不到可以

攻击他的渠道。正好赵泉新视察燕省，程曦学就借机随行前来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好给他一个大大的难堪！

对手逼上门了，夏想自然不能退缩，更不能有丝毫让步。他微笑着看了程曦学一眼，坦然地说道：“请程教授批评指正。”

宋朝度站在后面，目光落在赵泉新身上，又看了看程曦学几眼，脸上隐隐流露出一丝怒气。欺人太甚，他心中愤愤地想，夏想不过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，才做出了一点成绩，就被人如此打压，难道真是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？

恐怕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就是程曦学。

好个程曦学，还真有不罢休的精神，在京城落败，就想来燕省找回面子，也不知他真是为了追求真理，还是另有所图？就算作为先锋，程曦学表现得也太急功近利了一些。

古玉、方格和王林杰等人也看清了程曦学的意图，不由暗暗为夏想担心，并对程曦学以大欺小的行径深恶痛绝。

彭梦帆原本以为让他进来，是要听他汇报工作，没想到只是对方故意刁难夏想。他敢怒不敢言，站在夏想背后，小声说道：“我们都支持你，夏处长，加油。”

夏想此时和上次程曦学演讲的情况正好类似，占据了天时、地利和人和。

只不过他也知道打铁还要自身硬，有彭梦帆等人的支持是好事，但上一次他略胜一筹是因为程曦学被动应战。他当时突然出现，打了程曦学一个措手不及。

今天则完全相反，程曦学显然是有备而来。

眼下，夏想只有完全依靠自己才能过关，既没有了严小时的精彩开场，也没有范铮的盛气凌人，自己今天完完全全是背水一战。

程曦学确实是有备而来，他先定了一个基调：“各位领导，我今天也不是想和夏想同志论战，更不是想刁难他，只是我在研究国内的经济形势时，发现燕省的经济形势有许多亮点值得关注，而亮点就落在了产业结构调整上面。夏想同志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者，我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，想当面向夏想同志咨询一下，如果确实有可行之处，我会考虑将其作为经典案例列入我的授课科目之中……”

第一战——短兵相接

程曦学放低了姿态,是故意释放迷雾,让叶石生和范睿恒放松警惕。

叶石生和范睿恒在官场沉浮几十年,什么样的人物没有见过?程曦学放出的烟幕弹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。叶石生没有说话,范睿恒却冲夏想微一点头,说道:“小夏,程教授的谦虚是程教授的美德,你是后生晚辈,又不是经济学的专业人士,有不懂的地方不要乱说,要向程教授请教。”

夏想明白范睿恒的暗示,是让他宁可不说,也不要说错,落了程曦学的口实,因为毕竟有赵泉新在场,弄不好就是大事件!

夏想很清楚这是范睿恒对他的爱护,就感激地点了点头。

“上一次在中大会堂,夏想突然出现让我吃惊不小,不过更让我遗憾的是,他还没有解答我心中的疑问就溜之大吉了,因为我还打算请他吃饭来着,呵呵……”程曦学特意选择了一个轻松的开头,试图带动现场的气氛,只是让他失望的是,没有一个人响应他的笑话,他只好尴尬地咳嗽一声,又说,“燕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到目前为止,取得了可喜的成绩,我本人对此也感到十分欣慰。不过我也发现其中有一些小问题,就想请问夏想同志,你对单城市的文化旅游项目赢利前景如何看待?目前国内的旅游市场还不完善,单城市在国内的知名度又不高,贸然投资几亿元兴建一个文化旅游宫,会不会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?如果不能赢利,那么文化旅游项目虽然为单城市拉来几亿元的投资,但最终却是一个无人问津的下场,岂不是虎头蛇尾?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来说,有了投资就算成功,但对于投资商来说,承受了巨大的失败,又是怎样的心酸?”

夏想听了暗暗发笑,程曦学也学聪明了,居然也像模像样地站在投资商的角度思考问题,并且打出了同情牌。不过他学得还不够好,因为他虽然打的是同情牌,却没有流露出足够的同情心。

“是投资就有风险,任何一个成熟的投资商,都不会轻易投出他的每一分钱,对于文化旅游宫的赢利前景,我想投资商比我也比程教授更有赢利的信心。从政府的角度考虑,说服投资商投资,并且做好政府应做的工作,比如前期准备工作,比如各项优惠政策,再比如安排人力物力为投资商制造各种有利条件,等等,政府的工作就到此为止。以后如何经营、如何赢利是投资商的事情,

政府无权干涉。”夏想先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反驳了程曦学的观点，等于直接批驳了他不必要的担心，紧接着又说，“如果政府过多地干涉企业的经营，就回到了从前政企不分的局面，那就不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了，又回到了起点。所以说，程教授，投资商以后是不是赢利，归根结底是投资商的事情，全看投资商如何经营如何向市场要效益，而不是政府应该操心的问题。如果政府都去帮助企业经营，政府就不是政府，而是董事会了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

叶石生带头笑了起来，连连点头表示赞成。

“话虽这么说，但只有保证投资商的利益，才会有后续的资金投入，才能保证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连续性。我想夏想同志肯定也有长远的打算，而且每运作一个项目，肯定也会考虑到市场前景。文化旅游项目的前景我一直看不太清，找不到赢利点，还请小夏同志为我解答疑惑，也好让我增长见识。”程曦学依然不依不饶地追问，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。也是他看到夏想避重就轻地回答问题，认为夏想肯定是有前手没后手，就想将夏想逼到墙角，退无可退之时，看他如何作答。

夏想似乎还真是无法回答了，竟然迟疑着不说话。

众人都紧张地看着夏想，心想千万别被程曦学问住，否则占据了主场优势还被人打败，传了出去，就真的丢人丢大发了。

好在夏想也没让大家久等，他只是迟疑了几秒钟，又笑了：“其实在筹备文化旅游项目之前，我已经和单城市委市政府有过一系列的接触，当时就已经找到了赢利点。后来在和投资商接触时，也是根据我们分析出来的赢利点，说服了投资商。只不过虽然我们得出的结论不是什么商业机密，但也算是经过详细的市场研究才得出来的，来之不易。本来我不想透露出来，不过既然程教授非想知道，我就勉为其难地说出来。但要事先声明，程教授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成功的案例去给学生们授课的话，可要记得我的好，等我去京城，要请我吃饭才行。”

范睿恒首先呵呵笑了起来：“对，毕竟是小夏的劳动成果，程教授身为知名的经济学家，直接拿走的话，太不厚道了，可要记得给小夏好处。”

范省长一发话，众人都笑了起来。赵泉新虽然两次被叶石生和范睿恒抢了话，心中不快，但眼下并不是什么正式场合，计较太多的话，反而显得他小气，只好隐忍不发。

夏想的话轻松之中又有调侃的味道，实际上还没有说出答案，就已经向程